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## 小书店的光

□李曉

已是晚上10点了，老雷开的书店，灯光还亮着，他在等一个人来买书，就是出差归来的老侯。

出差前夕，老侯叮嘱过，帮他留一本《傅雷家书》，他想再好好读一读，那个谦卑与傲骨交织、冷面热心硬骨头的父亲在书信里传递出的对儿子绵绵的爱。其实那本书老侯之前买过，有一年搬家时不知遗落在哪儿了。老侯是一个爱读书之人，晚上在床头灯下看看书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这些年来，老侯坚持到老雷的书店里买书，算是对老友的一种默默支持。

老侯来到书店时，已是晚上11点多。城市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天气预报说是8级以上，老雷感觉暴风要把屋顶掀走了。人在这种天气里，往往有脆弱的情绪袭来。暴风雨中，闪电划破夜空，惊雷在云层里霹雳，老雷说，今晚不回家了，就在书店里睡吧。老侯听从了老雷的建议。风刮了又刮，老雷和老侯都没睡着，他们在风声呼啸里叽叽咕咕说了一夜的话。

老雷的书店，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旁边是一家洗脚店，有时一些醉醺醺的客人会朝书店里望一望，但很少进店里来。一边是感官的享受，一边是精神的滋养，它们是两条很难交融的河流。

在高楼林立、车流滚滚的城市里，老雷这个只有50多平方米的小书店，实在是不显眼，书店的招牌也有点陈旧了。春秋书坊，这是我给这个书店起的店名，有一点古风浪漫，又如读书人相伴的寂静岁月。20多年前，老雷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。下岗后，老雷有些茫然，有人建议他开一家面馆，有人建议他开间五金店，还有开矿的

朋友联系他一起去山西、贵州采矿。一直喜欢读书的老雷，沉思默想之后，租下这间小房子，开起了书店。

起初那些年，老雷一年的收入比他当车间主任强。但近些年来，生意惨淡，让老雷几乎坚持不下去了。实体书店遭遇电子书籍、网上书城的猛烈冲击，有时连交店里的房租、水电费也困难。不过，房东是一位爱读书的面容清瘦的老人，很是大度地给老雷降低了房租。有天我去老雷书店里买一本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眉毛发白的房东老人正端来一碗青菜面条给老雷当午餐。

老雷的书店，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的书，感觉把房子也压得沉沉的。我有时半趴半跪在书墙里挑选书籍，恍然间真变成了一只蠕动的书虫。书香弥漫的小书店里，墙壁里渗透的也是书香，与一个好酒之人嗅到老窖里的酒香一样勾人心魄。

老雷的个体书店，一般早晨7点就开门，是这个城市最早开门的书店。老雷说，一些爱书之人如吃早点一样，一大早就到书店里来裹一身书香，然后便一头扎入滚滚红尘的世俗生活里去。

我最初去老雷书店的那年，还是满头青丝，而今两鬓已泛起了白霜。这个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也是如此，在书店的进进出出里，悄然吞食消化着各自的人生，一点一点打破着各自生活里竖立的壁垒。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在对书籍纸张的摩挲、对文字的阅读里，对这个世界慢慢变得忍耐与慈悲起来。

有一次老雷跟我闲聊，他说支撑自己把书店开下去的信心，是这个城市里的老读者们。他们

常常把书名开个单子交给老雷，让他帮忙去进货后再来购买。这是一种多年培养起来的信任，根须一样在书店里蔓延生长。

老雷的小书店，成为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心中停泊的一叶小舟。前年的一天，老雷的岳母去世，书店耽搁了两天开门，几个来到书店的老顾客赶紧给老雷打电话过去。得知消息后，几个老顾客相约赶来送逝者一程，一起帮老雷张罗。老雷告诉我，他很感动，他和书店的一些老读者有亲人一样血脉相连的感受。

更让老雷感动的是，几个老顾客得知老雷艰难维持书店的事情后，找到老雷说：“雷哥，你可不要关门啊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我们众筹一点钱，帮你渡过难关！”老雷说，只要自己活着有一碗饭吃，就要一直把书店开下去。

去年的一天夜里，老雷住在书店里，突然听见屋内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，起床一看，一只耗子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书。老雷后来就在书店里养了一只猫，耗子果然撤退了。

有天，我去老雷的书店，那只纯白色的猫“喵喵”叫着在前面给我引路，让我走到一排刚来的新书前，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新书，那是刘震云刚出版的一部小说。难道这只猫也知道我的阅读趣味，还是它嗅到了一个书店老顾客的味道？

城里的寂寞小书店，它闪烁的微光，洒在我心灵的幽僻小径上，给我澄静之中的力量，也发出久远年代的沉香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## 雨天不摘杨梅

□海清涓

散步时在朋友圈发了条说说：夏天是吃杨梅的时节，明天到双石太平摘杨梅，有没有一起去的。本蓝秒赞，并约我第二天到石笋山摘杨梅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和小侄女坐本蓝家的新车前往石笋山。舍近求远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想品尝亲手摘的原生态杨梅，二是想给大X泡坛正宗的杨梅酒。

杨梅林不是本蓝家的，杨梅林是本蓝先生亲戚家的。亲戚在外面做生意发达后，回老家石笋山承包土地种水果。石笋山离永川城近40公里，虽有点远，但有山有水，风景秀逸，周末假日游人不断。一年光自助摘桃子、李子、杨梅、蓝莓、葡萄、西瓜等水果的收入，就相当可观。

到了石笋山脚下，本蓝说我们先把杨梅吃够，然后每人带一篮杨梅回去，而且保证篮子里的每一颗杨梅都是自己摘的自己选的。石笋山不光拥有本地最大的杨梅林，还因种植区四面环山，空气清新无污染，昼夜温差大，出产的杨梅完全原生态。本蓝的话，让我无法不心动。知道我去石笋山摘杨梅，在外地出差的大X高兴极了，马上打电话让楼下卖酒的大姐准备十斤纯高粱酒。

盘山公路两边的杨梅树上，挂满了红彤彤的杨梅，惹得我们一路尖叫拍照。到了半坡的云雾坪山庄，亲戚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一个雅间，圆木桌上摆着三盘水灵灵饱满诱人的杨梅。哇塞，小侄女扑过去，抓起一颗杨梅就往嘴里扔，我和本蓝也顾不得客气，坐下来吃起了杨梅。杨梅口感细腻鲜嫩，酸酸甜甜，清爽可口，嚼一下汁水四溢。我们三人大吃特吃，吃得亦乐乎。也许男人吃水果，天生就赶不上女人和小孩，吃了几颗杨梅，本蓝先生的牙齿开始发酸，只得坐到一边和亲戚喝茶聊天。

吃完三盘杨梅，我们的牙齿变得又酸又软。用小侄女的话说，牙齿酸得要从嘴里溜出来了。喝了一杯苏打水，本蓝提出去杨梅林摘杨梅。亲戚说杨梅越新鲜越有营养，最好不过夜，明天中午再去摘。于是，我们安心在云雾坪山庄住了一夜。

山顶空气清新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轻轻推开窗，雾茫茫一片，鸟语花香，让人神清气爽。仔细一听，还有沙沙的雨声。早餐后，我们迫不及待要去杨梅林摘杨梅，亲戚却苦着脸说雨天不方便摘杨梅。

本蓝说我们有伞不怕打湿衣服，亲戚回答有雨伞也不行。本蓝正要问为什么，亲戚的手机响了。

拿起手机亲戚脸色大变，招呼也没打就从餐厅冲了出去。说好来摘杨梅又不让摘杨梅，小侄女气得哭了起来，本蓝也气得骂亲戚财迷不取直言而无信，本蓝先生悻悻地开车带我们离开了石笋山。

两天后，下班回家，门卫告诉我，刚才有人送了一箱东西来。打开包装，居然是一篮杨梅。满满一篮红得发黑的新鲜杨梅，散发着自然的气息，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。谁送的？看到包装上有石笋山三个字，我拍了照发给本蓝，这一篮杨梅，是你花钱买的吗？本蓝说是亲戚送的，又说那天不是亲戚不让我们摘杨梅，是老天爷不让我们摘杨梅。摘杨梅扯上老天爷干什么。我觉得奇怪。还有不让我们摘杨梅就不让摘，他跑什么，下逐客令吗？

本蓝回答杨梅好吃却不好摘，石笋山的杨梅树很高，需要爬上树或搭梯子或用竹叉子才能摘。下雨地上滑，树上也滑，不要说城里人去摘杨梅，就是本地村民去摘杨梅，不小心也会摔跤。杨梅树大多种在半坡间，摔一跤可不是小事。本蓝说亲戚送杨梅是顺路，今天早上村民摘了一批杨梅送超市，就让司机分别在本蓝和我的小区门卫室放了一篮。亲戚那天突然跑出去是因为有个地方山体滑坡，一辆旅游车困在半山腰，他急着赶去现场施救。

听了本蓝的解释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提着杨梅，仿佛提着一篮沉甸甸的红宝石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五元钱的故事

□赵瑜

那一年我念小学一年级。

那天，我的语文算术考了双百分，妈妈笑盈盈地递来一张钞票，让我去打斤酱油，用来煎个荷包蛋给我作为奖励。我很不情愿地用脚踏着地，好半天才走出门。原因就是副食店那个顶羊毛卷头发的阿姨凶得像老虎，上次我去买盐，一着急忘了该买多少，就挨了她好一通不耐烦的白眼，最后盐也没买成。

无奈只得去。见到“羊毛卷”阿姨，不敢抬头，快快地递上钱，念经似地说出目的。

一会儿，注满酱油的瓶子和补我的钱摆在柜台上。我立刻溜之大吉，仿佛有一种虎口余生的庆幸。

路过糖果铺，我仰起脖子，看着花花绿绿的大大牌泡泡糖。于是掏出找补的钱，一元、两元、三元——竟有四元八角！咦，酱油两角钱一斤，我给的不是一元钱吗？我愣住了，忽然，我几乎喊出声来：“她找多钱了呀！”那个凶巴巴的阿姨，竟然也有该哭鼻子的时候啊！她把我的一元钱看成五元啦！

一时间，我呆呆地站在糖果铺前，心中充满报复的喜悦：我居然有四元钱了！这对于一个一年级小学生，是一笔多大的财富呀！

我可以买很多泡泡糖、小人书，甚至可以买牛肉干吃！我想吃啥就买啥，不用小心翼翼地想办法求大人了。我抱着酱油瓶，像蝴蝶一样飞了起来。

回到家中，我没有说出这个最大的秘密。一边写拼音一边咧着偷偷笑。可高兴了一会儿，老师讲的好儿童坏儿童的故事突然涌上心头，于是担心自己是不是变坏了，只有坏儿童才贪人钱财呀！想想自己是小组长，就更坐立不安。四元钱躺在上衣口袋里，忽然变成一块烙铁。

想了好久，又隐约听见妈妈在对爸爸说：“我看娃儿今天有些烦躁，又不肯多说话，脸又发红，不晓得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心中又是一惊，害怕爸妈来问长问短，赶快上床假装睡觉，一夜胸中波澜起伏。

第二天一放学，急忙跑到副食店。啰啰嗦嗦地也不知说清楚没有，就把那烫手的四元钱放在柜台上。“羊毛卷”阿姨竟然笑了，还叫我“乖娃儿”，说碰到我老师会表扬我。

一出店门，心中酸甜苦辣，想到由于我的胆小而使许多泡泡糖牛肉干付诸东流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水都出来了。

回到家，告诉了妈妈，妈妈表扬我，夸我做得很对，是拾金不昧的好儿童，又奖励我一元钱。我的心情重新又兴高采烈起来。

后来读了初中，忽然忆起此事，问妈妈还记得吗，妈妈微笑着，很感慨地说：“怎么会不记得呢。其实当时有个秘密我瞒着你，我给你的本来就是五元钱，是你自己看错成一元钱了啊！”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文联)

